



处女神功

未阳 著

目 录

上 册

- 一、邪魔入寇····· (1)
- 二、节外生枝····· (45)
- 三、旷世奇缘····· (111)
- 四、遗恨终生····· (182)
- 五、玉安比武····· (246)

下 册

- 六、初露锋芒····· (289)
- 七、绝处逢生····· (326)
- 八、侠女奇缘····· (392)
- 九、祸起萧墙····· (450)
- 十、反目成仇····· (527)
- 尾 声····· (597)

一、邪魔入寇

江南三月，正是春光明媚之际。

扬子江边，春光如画。江岸上，站着一对青年男女。看年纪，都在二十上下。那男子是素衣白袍，一身文生公子打扮。那姑娘，却是一身红装，外罩猩红金花斗篷；牵的马，也是一匹火炭也似的毛片，连人带马，象是一朵红云落在岸边。两个人指指点点，象是要渡过江去。

本来靠岸边不远，便有一只渔船，船上的渔翁，已经停下手中渔网，等待二人呼唤时，把他们渡过江去。

那年轻男子却脱下素白色长袍，挽了挽，递给红衣姑娘。又俯下身去，除掉靴袜，将裤角挽在膝盖之上。

江水澄清，倒映出二人一马的身影，渔翁见了，心中暗笑道：这滔滔扬子江水深浪急，可不是山间溪水，可以趟过去。你这不是自找麻烦吗！等你落水之后，老汉再教你吧！也叫你知道，这扬子江可不是耍处。

渔翁索性坐在船头上看二人渡江。

那年轻公子象是轻车熟路，直向江中走去。眼看走入江中十几步远，江水虽深，却没不过他膝盖。他踏水而行，如

履平地。转瞬间已走出十几丈远。渔翁虽是在水上做了一生
生涯，却从未见过这种涉水渡江之技，惊得目瞪口呆。直等
那年轻公子已走近江心，才回过神来，不由得大声喝起彩来。

岸上的姑娘也飞身上马，左手轻轻一抖丝缰，红马长嘶
一声，即向江中驰去。说也奇怪，扬子江水深浪急，却也淹
不过马腹。那马踏波逐浪，云飞电驰般飞奔。转眼间已赶上
那白衣公子，从他身旁驰过。那公子一伸手间，已将马尾抓
在手中，趁势一飞身，已从水中飞起，借红马飞驰之力，飘
身空中，恰似在马后飘起一朵白云。二人一马在水中飞驰，转
眼间已渡过江心。那渔翁看得呆了，竟忘记了喝彩。

这两个人，正是东海白莲岛中的隐士，白莲大师的两个
小弟子。白莲五子中的最小两位，玉虚子江逸尘、赤霞子洪
超尘二人。

原来，在东海中有一个极小的荒岛，从无人居住。自白
莲大师隐居这荒岛之后，才以自己的道号为名，给这荒岛起
名叫做白莲岛。白莲大师乃是一位隐居的剑仙，此事后文自
有交待。这大师一生共收了五个弟子。大弟子号称凌云子。姓
陆，双名无尘。二弟子松榛子林拂尘，三弟子玄真子贺净尘，
四弟子玉虚子江逸尘，五弟子赤霞子洪超尘。这兄弟五人都
练就了神功，号称“白莲五子”，在中原武林界威名素著，都
称他五兄弟是世外隐遁的剑仙。

赤霞子洪超尘本是一个被抛弃的女婴。白莲大师拾得时，
她尚在襁褓之中，因不知她的姓氏，白莲大师才将她认做义
女，也姓了她自己的姓氏。

赤霞子自幼随母亲修炼先天无极混元真气功。这种功夫

虽是罕世神功，可修炼时必须要在周岁之前，才能修得功成。若过了七岁，便不能虚修炼了。要想修炼，必得服用本门中的换骨神丹，洗骨伐髓之后，才能修成。可这样修功，初功是极难的一关。服药之后，按本门心法修功，一旦神不守舍，在生死关头乱了心神，必会走火入魔。轻则终生残废，重则去失了性命。故此，这门神功，若不是遇有心志坚定，百折不回的有志者，是不能传授的。赤霞子自幼练功，根基扎得极实。在五兄弟中，虽是年纪最小，若论内功修为，却不在大师兄凌云子之下。

赤霞子自被白莲大师带回海岛之后，从未离开过海岛一次。这次奉命出岛，还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出海。她初临大陆，立觉万事一新。无论是大陆风光，风土人情，买卖商贾，五行八作，对她来说都是初闻初见，无不新奇。更加她这次初到大陆，便遇上了江南三春景色。赤霞子只觉得无山不秀，无水不奇。姹紫嫣红，五光十色，美不胜收。柳暗花明无尽处，只疑身在画中游。看得赤霞子眼花缭乱，爱得她如醉如痴一般。

赤霞子贪看大陆风光，常常是忘记了走路。直到玉虚子一再催促，或者是将她拉走，她才恋恋不舍而去。

两个人走走停停，她的龙马虽是白莲岛三宝之一，可以登山涉水，日行千里，怎奈赤霞子不去乘坐。牵着龙马各处游赏，二人一天的工夫也走不上三五十里路。

一直走了三天，只走了百余里。玉虚子算计行程，只怕误了和三位师兄会面的日期，心中焦急。忽然想起一个办法，便对赤霞子说道：“师妹！你说这大陆风光好吗？”

赤霞子道：“好得很！好得很！小妹要知道骑着龙马可以渡海，早就偷偷跑到这里来玩耍了。”

玉虚子笑道：“师妹还不知道。那山东泰山，是有名的东方胜地，那里的景物风光是东方绝境。等咱们到了泰山，有大师兄指点，去观赏那里的风景，不知师妹会乐成什么样子呢！”

赤霞子听了，拍手叫好。笑道：“师兄怎么不早说，师兄若早说了，也许咱们这时已经赶到那里了。”

玉虚子笑道：“这也不算晚，咱们快些赶路，用不了几日便可到那里了。”

赤霞子忽然想出了玉虚子的用意。撅着嘴说道：“师兄又欺负小妹了，我再也不理你了！”

玉虚子见师妹生气的样儿，也显出无限妩媚，又好笑，又可爱。忙说道：“师妹不要多心，果然是那样的。愚兄怎么会欺骗师妹呢！咱们到泰山下一见便知。若是愚兄说谎，师妹可告诉大师兄，叫大师兄责罚便了。”

赤霞子原也是取笑。见玉虚子认真，直笑得花枝乱颤，说道：“难怪母亲常说你是孔夫子的徒弟，果然是愚直得透不出气来。小妹本是说着玩的，又何必认真呢？看把你急成那副怪样子！”说着不禁又笑了起来。

玉虚子也笑道：“愚兄只怕师妹这样走路误了与师兄们会面的日期。其实，愚兄也并非不爱这三春艳景。”

赤霞子道：“虽是大师兄说阴山派掌门人肖世杰已经邀请了许多高手，要到中原压服武林群雄，做努尔哈赤的内应，但已有大师兄他们安排，咱们也不必担心。咱们只要在四月初

八日赶到泰山，便误不了日期。现时还有七八天的工夫，莫如咱们安心游玩几天。等到初七日，咱们骑了龙马赶路，也绝不会误事的，师兄以为如何？”

玉虚子从来把赤霞子看做是亲妹妹一般，明知她是贪玩，又不好使她失望。说道：“师妹说得虽是，只是不要走得太慢，免得误了大事。”

赤霞子笑道：“小妹偏不听你的。我还要往京师那里游玩呢！师兄要忙你就先走吧！”说着，还真的走上向北的一条道路。

玉虚子知她任性。自己怎么能丢下她呢？她又对世情所见不多。一旦出点差错，怎么对得起恩师？可赤霞子又不听劝阻。想了想，只好从后赶上来。对赤霞子说道：“师妹要去时，愚兄只得依你。不论怎样，师妹可不能误了与师兄见面的日期才是！”

赤霞子见他跟来，笑道：“我知道师兄绝不会丢下小妹的，师兄放心，小妹只是想到城中吃过午饭再去。”二人牵马向城中走来。刚刚来到城门之外，忽听得迎面马蹄声甚急。抬头看时，只见北面大路上有三匹马飞驰而来。那马脚程极快，脚下卷起阵阵烟尘。转眼间，已来到面前。这时二人才看清，马身上坐的却是三个年轻姑娘。一个个打扮得妖艳奇特，一身外邦女子服饰。二人见了更觉惊奇。

三骑来到玉虚、赤霞二人身旁。前边马身上的姑娘一抖丝缰，那马嘶溜溜一声长鸣，前蹄竖起，减缓了前冲之势，立时停下步来。马身上的姑娘也趁势飞身下马。后面的二骑见前头的人马停住，也立即停下步来。三个姑娘纷纷跳下马来。

玉虚子见她三人马行神速，停蹄又快，便知这三骑必是千里良驹。尤其是这三个年轻女子骑术之精，更使他赞佩，不由抬头仔细打量了三个女子一眼。见前面这位姑娘上身穿粉色团花紧身箭袖袄，葱绿色束腿灯笼裤，足下弓靴，腰挂长剑，身披一件紫地金花斗篷，打扮得又利落，又秀气。看她年纪也是二十不到。秀发披肩，耳上两只饰金缀玉的耳环足有一寸多长，不住的悠悠乱晃，生得粉面朱唇，娇艳照人。后面的两位姑娘，穿着打扮完全相同，连面目也极相象。只是年纪略轻，仅在十七八岁左右。一看便知这三人必是三姐妹，而后边这两位又必是孪生姐妹。

这三个女子所骑的马又极其特别，身躯雄骏，头至尾，长有一丈，高也在八尺左右。只是两耳过长，马尾略扁，竟是一副似马似骡的怪相。

玉虚子心中想道：真是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。这马怎的是这般怪样子，却又有这样快的脚程？

玉虚子哪里知道，这三匹马本是西域大漠中的野驴与当地母马所生，故此有些象马又象骡，脚程极快。只从这三匹马身上，也看得出这三位姑娘身份不凡。

玉虚子只顾打量这三匹怪马，哪里知道这三个蕃女见了他二人也看得呆呆而立。

原来，玉虚、赤霞二子，本是一对出类拔萃的青年男女。三个外邦女子下马之后，只觉眼前一亮，不由得三人都注目而观。见赤霞子生得弯眉秀目，秀气端方。细腰乍背，体态轻盈，真象出水荷莲，光彩照人。更加一身红装，恰有如瑶池仙子一般。

玉虚子更引三女注目。他年纪仅在二十出头，长得面如美玉，五官清秀，斜眉入鬓，凤眼传情。一身文生公子打扮，更显得英风锐气，潇洒风流。

这三个番女久闯中原，阅人无数，却从未见过这样出类拔萃的一双男女。他们简直似金童玉女下凡一样，竟把三个姑娘看得呆呆而立，忘乎所以。

玉虚子正打量她们这三匹怪马，忽见三个番女注目呆看自己，这才觉得自己失神，忙给赤霞子丢了一个眼色，牵马向城中去了。

二人去得远了，三个外邦姑娘才回过神来。那年长的女子长长出了一口气，用番语叽哩咕噜地说了一阵。三人也牵马向城中走去。

这三个外邦女子，原来是西域天魔山人，天魔山山主上官无忌的三个女儿。一个叫上官金珠，一个叫上官银珠，一个叫上官明珠。

这三个女子自幼随父辈修炼得一身上乘魔功，武艺高强。她们这魔功有三绝：一是抽离补坎，采阳补阴，颠倒乾坤，五行倒置，练起来颇有事半功倍之效，要比其它功夫进境神速。二是练到十分火候，功夫圆满，便可练得钢筋铁骨，刀枪难伤，又胜似金钟罩的功夫。三是以柔功见长，可在半尺左右的洞隙中出入，浑身骨节开合自如。

当年天魔上官无忌同二弟神魔上官无讳，三弟鬼魔上官无畏，常在中原行走。三兄弟以行商为名，各处为盗，不论是皇宫内院，国戚朝臣私宅，官仓府库，富商巨贾之家，无处不盗。三人武功高强，从未失手。故此他兄弟在中原武林

中也争得一个威名。后来天魔山已有敌国之富，三兄弟年事已高，便回山隐居起来了。

上官金珠姐妹成年之后，凭着一身魔功确也少逢敌手，这才带领旧日伙计重闯中原。不过，她姐妹却极少为盗，多数是各处闯荡游玩。若非遇见有奇珍异宝绝不肯出手。今日她姐妹三人信马由缰来到信阳，无意中遇到玉虚子与赤霞子。上官金珠一见玉虚子便被他的容貌所倾倒，非要打听一下他的出身。银珠、明珠二人明知姐姐的心思，因有赤霞子在一起，便劝了她姐姐一番。金珠只不肯听从。二人无奈，只得同她一起进城。

玉虚子同赤霞子进了城中，将马匹安置到一家客棧之中，便到街上闲走。见路旁有一家极大的酒楼，两个人便走了进去。楼上酒客众多，二人拣一个干净的临窗雅座坐了。

玉虚子点了几样酒菜，因楼中酒客众多，一时间难得上来。赤霞子只顾遥观街上的风土人情，玉虚子见酒楼粉壁上不少名人字画，他自幼饱读诗书，一见便爱，不免起身各处欣赏。

玉虚子正看时，忽听一个人说道：“师叔怎么又与‘白莲五子’结下仇隙，小侄久闻白莲派名头高大。师叔怎么去招惹他们呢？”

又听一人说道：“三年前，鹿鸣山的松榛子林拂尘，带着他的女弟子寻到了愚叔家中，说愚叔与他弟子有杀父之仇。愚叔怎么也想不起来，那女孩子却说他父亲是京中镖师，叫司徒浩，死在阴山派门人手中，故此来找愚叔报仇。愚叔说明自己不是阴山派的人。那姑娘说愚叔的哥哥是阴山派的掌门

大师兄，我便是阴山派的人了，故此特来找愚叔。那姑娘不由分说便同愚叔动起手来，她如何敌得愚叔的拳脚，眼看不敌，却被松榛子冷不防一脚踢断了愚叔两根肋骨，他们竟扬长而去。因此愚叔才与白莲派结下了仇隙。愚叔听说哥哥要下山来，故此才来寻找你们。”

玉虚子听了，心中暗想道：二师兄心慈面善，怎肯胡乱与人结仇。想是这厮行事不端，二师兄才找到门上教训他。

又听那人说道：“既是你们已到了这里，想必哥哥早来到了，不知他住在哪里？”

一个公鸭嗓音说道：“师叔不要听人传说。师伯并未下山，只叫卞师弟来探听一下消息。只有等吴兵部明白示下，师伯才会下山。卞师弟来到之后，就来找我家洪大人，洪大人拿了礼物去见吴大人，吴大人方答应下来。我们已经派人送信去了，大约师伯也快要下山来了。我们这才带了师伯的亲笔信要到朱仙镇去请铁罗刹阴秋霞老人相助。没想到又在这里遇到了师叔。”

玉虚子听到这里，偷眼打量了一下说话人。只见身旁一张酒桌上坐着四个人。坐在上首的这个人生得刀条脸，麻面无须。扫帚眉，三角眼，相貌凶恶。看年纪也只在四十岁左右，衣着华贵，举止粗横。

左右两位，却又是武官打扮，生得身材魁梧，相貌堂堂。

坐在下首的一位，是一个二十左右岁的年轻武生。长得獐头鼠目，尖耳猴腮。玉虚子见这四个人不伦不类地坐在一起，估计这些人绝不是善良之辈。他怕站得久了惹人生疑，便慢慢踱回桌旁。

玉虚子正要再细听一听四人的谈话，楼梯响处，适才在城外遇见的上官金珠姐妹已走了进来。这三个番女面容俊俏，打扮奇特，更加三人气质高傲，目若无人。三人一进楼中，便引起了众酒客的注目。三魔女在玉虚子的桌旁坐了下来。众人只顾注目而观，连适才正说得热闹的人也都住口不说了。

玉虚子见三个番女坐在自己桌上，不好与她们同坐，便又寻了一张空桌坐了。正好小二端上酒菜，玉虚子便叫赤霞子过来用饭。

玉虚子有意坐得离那四人近些，意在听他们都说些什么。谁知这四个人自上官金珠姐妹上楼之后，只顾贪看姑娘美色，便都住口不说了。

原来，坐在上首的这个人本是三眼鬼王肖世杰的胞弟，叫做肖世德，人称丧门吊客。他本在河南为盗，因哥哥肖世杰在他年幼时已经去了阴山，二人虽是嫡亲兄弟，却是几十年未曾见面。这肖世德还是三年前才听到了哥哥的消息。

那两位武官打扮的汉子，却是肖世杰的师侄，赤发鬼王郝世雄的弟子。一个绰号叫火焰催命鬼，姓程名越。一个绰号叫阴毒追命鬼，姓金名超。这两个人三年前投在锦衣卫洪成海的门下，故此二人是武官打扮。

坐在下首的年轻武生绰号短命鬼，姓卞名龙，是郝世雄的关门弟子。

卞龙奉了肖世杰之命，带了重金来找程越、金超二人。叫二人通过洪成海，将重金送给兵部侍郎吴铎，求他从中周旋，帮助自己。吴铎早得儿子吴三桂的禀报，当下收了重金，满口答应下来。四人大喜，忙给肖世杰送信，他四个人也从京

中出来，要去请铁罗刹出山相助。

程越、金超二人本是酒色之徒，见了三魔女自是心痒难熬。程越低低对肖世德说道：“这三个番女都是鲜货。不知她们是哪里人，怎么闯到这里来了。”

肖世德笑道：“老贤侄只见其一，未见其二，依愚叔看，这三个番女不仅容貌出众，功夫却也不低呢！”

金超低笑道：“象这样鲜花嫩柳般的人儿还谈什么功夫，一阵风就会把她们吹到天上去。要把功夫二字放在她们身上便有些可惜了！”

肖世德道：“贤侄怎能以貌取人呢！不用说从举止上可见她们的功夫根底，就是依事而论，这三个姑娘若无防身之技，怎敢出来乱闯？贤侄不知，自古以来这和尚、道士、女子三种人绝不可轻易招惹。”

程、金二人大笑起来。程越早一回手，从怀中取出一枚五鬼扣心钉来。这扣心钉长不到一寸，形状象枣核一样，重不到二分。用这种暗器的人，必然是打暗器的高手。一要认穴准，二要手法精，三要内力强。三者缺一不可。这种暗器绝不象金镖、飞刀那样可以随意伤人。

程越用二指捏住毒钉，运三成内力，用中指轻轻一弹，这枚扣心钉蓝光一闪，疾飞而出，直朝上官金珠眉攒打来。

此时，上官金珠正想找机会与赤鬃子搭话，打听一下她二人的根底。银珠姐妹点了酒菜，也正在等候。哪里想到会有人在这地方暗算自己？金珠还没等说话，忽听有暗器破风的声音，又见眼前蓝光一闪，便知有暗器打来。忙将头一偏，疾伸二指，轻轻一夹，已将毒钉夹在指间，抬头一看，已知

是程越所发。如在往日，金珠姐妹也是惹事的都头，怎肯放过。只是今日上官金珠的一颗心全放在玉虚子的身上，无心去招惹是非，便狠狠地看了程越一眼，将毒钉放在桌上，只做不曾在意。

可是这边的四个人却毫不领情。卞龙见金珠接了毒钉，低笑道：“师兄既有怜香惜玉之心就不该出手。你并未用上半内力，又朝她明处打去，分明是有意抬举她。小弟若是用五成内力，她便躲不过。”

卞龙说着话，早将一枚毒钉取出。他本与上官银珠相背而坐，故此右手从左肋下向后一递，一枚毒钉从腋下打出，蓝光一闪，直奔银珠左肩打来。银珠听得暗器之声，已知打向左肩。忙将左肩一沉，毒钉擦肩而过，直奔明珠面门打来。明珠一伸手又将毒钉接住。

上官明珠气盛，自练成魔功之后，久闯中原，很少遇见敌手。今日见他四人一再寻衅，如何忍得下气，运足内力，用指一弹，毒钉疾飞而去，直奔程越咽喉打来，自己也一晃身，早抢到卞龙身旁，一掌直向卞龙左肩膀劈了下来。

上官明珠一瞬间之间连袭二人，肖世德看得清清楚楚，心中一惊，暗想道：这丫头年纪轻轻怎么会练得这般功夫？从她身法看来，定是受过高人指教。若凭自己的功夫，不见得能讨得好去。

肖世德转念之间，只听“啪”的一声脆响，卞龙已接了明珠一掌，两股大力一交，上官明珠被震得倒退两步。卞龙因轻敌，坐在竹椅上未曾起身。被大力一震，“喀嚓”一声，已将身下竹椅坐断。卞龙险些跌倒，连忙拿桩站稳。

明珠没等卞龙站稳，“呼”的又是一掌当胸打来。卞龙已知明珠掌力不弱，这才不敢轻敌，趁势向后一仰，飞起左脚向明珠手腕踢来，明珠撒招收掌，卞龙才向后纵出，立住了脚步。

卞龙两招被明珠逼退，若是明珠趁机攻入，他必然处于下风，不觉又羞又恼。口中骂道：“好贱婢！竟敢偷袭少爷，看掌！”

卞龙已将毒掌施出，“呼”的一掌，朝明珠打来，掌风凌厉，热浪灼人，一股奇腥的气味也随掌风传来。明珠心中一惊，知道卞龙必是掌上有毒。不敢大意，只得闪身躲开，拔剑在手。见卞龙二次攻来，手中剑挽了一个剑花，直向卞龙掌心劳宫穴刺去，卞龙收招换掌，两人打在一处。

这两个人一个是天魔山的嫡传，天魔功已练到七八成火候。一个是阴山派的嫡传，云阳毒煞功也练有六七成火候，都算得上是一流高手。剑光闪闪，掌风呼呼，搅做一团，一时也难分高下。酒楼中早已是桌翻椅倒，碗裂盘飞。楼中酒客多吓得逃下楼去。

阴山教下只有肖世杰与郝世雄二人。肖世杰练的是玄阴毒煞功，每日盘冰卧雪，在冰雪中苦练毒功。郝世雄练的是云阳毒煞功，在西域火焰山中，借火焰山的纯阳之气练成云阳毒煞功。二人门下各收了五个弟子。他们虽是分门别练，却是同出一辙，阴阳互补，故此功力倍增。卞龙是郝世雄的弟子，练的是阳毒功，故此掌风灼热，腥气逼人。若论功力，上官明珠虽然与卞龙不相上下，只因卞龙的双掌毒气逼人，卞龙又掌中加指，得机便用指箭的功夫，以真气袭击明珠身上

穴位。明珠只得一边对敌，一边运内功排出卞龙指箭打穴的毒气。故此二十多个照面之后，明珠外有毒气侵穴，内功消乏得厉害，已渐渐觉得周身火热，呼吸不畅，气血翻涌，浑身燥热，有些抵敌不住了。

上官金珠见妹妹落败，此时不想打也不行了。忙飞身奔卞龙抢去，想将明珠换下来，自己出手与卞龙一战。

这里程越早看得拔痒，只不过不好上前去俩打一。一见金珠出手，早飞身上前，一掌朝金珠左肩拍下。金珠见他掌力雄沉，只得撤身脱开。猛觉一股热浪中夹着奇腥的气味飘过，便知他毒掌的功夫还在卞龙之上，不敢大意，也拔剑对敌。

程越是郝世雄的首徒，武功远在卞龙之上。上官金珠的功力虽高于妹妹，却相差无几。故此程越早对敌上官金珠并不费力。抢上首一轮急攻，早将金珠罩在掌风之中。上官金珠只得展开风魔剑法，护住全身，守多攻少。程越想一时得手也十分不易。

玉虚、赤霞二子早就看清了程越等人的行事，对他四人十分不满，依了赤霞子早就想出手。玉虚子见四人难分胜负，便摇头暗中制止。别看楼上早就桌翻椅倒，可他们的桌子却是照样好好的摆在原处。二人且饭且观，如看戏一般。说来也怪，他四人拼命拼斗，却无一人能近二人身旁。每当冲向这里时，只觉得象是有物相阻，难得前进一步，四人拼斗之际也无暇多想。只有肖世德为盗多年，见多识广，见他二人端端正坐，那四个人拼斗都是全力而为，怎的只不靠近他们？心中暗觉奇怪。

玉虚、赤霞二子见四人拼斗多时，上官金珠姐妹渐渐不敌，险象环生，上官银珠观战只急得团团转，又不敢出手。赤霞子对玉虚子低低说道：“师兄再不出手，这两个番女便要吃亏了。咱们怎可眼看恶人逞凶却袖手不管呢？”

玉虚子悄悄说道：“这里是城中，咱们不可招惹是非，只将四人分开便可以了，千万不要多惹麻烦。”

玉虚子怕赤霞子惹事，不得不谆谆告诫，赤霞子点头答应。二人站起身来，一晃之间，已抢到四人跟前，玉虚子单掌一击，趁程越与金珠转身之际，一掌自上劈了下来，喝一声“开！”一股大力自上而下切入二人中间，又向外一推。程越只觉这股无形大力向外一掀，“呼”的一声推了过来，便身不由主，“噔噔噔”，被推出七八尺远近，自己才得拿桩站稳。那边金珠虽受力不大，却也退出五六步远，打了两个旋身，才得立住。

卞龙却吃了赤霞子的苦。赤霞子虽也用劈空掌将他与明珠分开，可掌力稍偏，向卞龙这边一推。卞龙如何受得住这股大力，“呼”的一声，身子向后撞去。肖世德与金超一看不好，正值卞龙的身子飞近身边，二人用力向前一推，虽是免了卞龙一场头破筋伤之灾，可被赤霞子先天混元气一压，只觉得气血翻滚，呼吸难通，险些窒息过去。

众人齐吃了一惊。程越出师以来，从未遇见过这样高手。简直是连听说也没有听说过，万万没有料到这一双青年男女会有这样神通。又怕这两个人是三个番女的同伙，一时不知如何是好。

玉虚子与赤霞子用劈空掌分别将四人分开，众人吃惊之